明年我們再去拜拜

溫素瑩 文



對張家兄弟而言，這是個不同以往的年。

現在，他們把最後的希望，放在鍾家。

張家父母同耀祖、興家兩兄弟，沿著老家門口的那條河往下走，一家人慢慢地踱著走。遠處田壠間，有個小土地廟，幾個紅紅綠綠的小孩，在廟前的那片空地玩炮。乒乒砰砰的炮聲和著笑聲，很熟悉，標準鄉下過年的味兒，只可惜叫風一吹，便聽不清楚。

張家四口，有一搭沒一搭各說自己的話題。

「唉——」張耀祖面帶苦容嘆了聲，話還沒往下，他母親本跟他父親說話，撞上了，側過頭來，對她爭氣順意的大兒子，輕聲叮了一句：

「阿耀，小孩子大過年嘆什麼氣？」

隨即，大人又繼續大人的話題。耀祖按捺不下心事，向興家發起牢騷：

「早知道這樣無聊，說什麼我也要報自強活動，我說的那個『雪山登山隊』，好玩的很，學校那些二三年級的說，回來以後啊——很容易認識些不賴的……」

張興家馬上扳起一派誇張的老成：「哼！沒水準，爸說離過年太近，賞雪不急著今年，我就曉得你沒安什麼好心。」

「算了，你不懂的。」耀祖從小聰明知理，說起話來清淅自信，「爸說今年過年要在鄉下待久點，可是，待久

點又有什麼用？知道嗎？就因爲阿嬤走了，大家才跑光的。」

耀祖只見興家發呆，「喂——張興家，你到底聽是沒聽——」「我說這麼多年，就數今年最無聊。」

長得一臉倔強的興家，兩道眉緊纏，怔了半天才吐出一句：「是啊，我也覺得，今年過年是不同了，連廟都沒去！」隔老久，「奇怪，就是不同了。」

興家又不自禁想起祖母。

誰也沒料到張老太太說走就走。一來消息，連最重孩子功課的張家父母，都咬著牙、橫著心，讓高二的耀祖、國二的興家馬上託人請假，連夜趕回鄉下。

一路上披星戴月，張家父母陷入事出意外的箴默裏，耀祖雖也難過，但在他鄉下不比台北親的心裏，總覺得悲傷貼不近心來。一旁的興家却彷彿自始至終都沒弄清楚，驚謂過後，便睡熟了。

老家在個很偏僻的村裏，到達時已經近午。大廳內亂哄哄都是人，喪事的氣氛低低籠罩著張家。耀祖看著影影綽綽衆人，不知怎地，老感覺是場隔著銀幕的悲劇電影。然而，興家却是晴天裏一個霹靂，他從未留心過鄉下，不大不小的孩子，總覺得鄉下的人與事，靜靜地立在一邊，不會變的。

興家看到祖母遺體後，湧上股強烈的感覺，只見漆黑棺木裏，躺著蒼白的祖母，已經小殮過了，全身整齊光鮮，越發顯得抹過粉的臉，一片死沈。興家明知生前的祖母不是這樣，他拼命回想，只可惜，腦子裏的影像偏模糊不清。顯暗的廳裏，只見神案上直挺挺的白燭，血紅的焰在上頭忽明忽暗地扭跳。

向來衝脾氣，漫不經心的興家，被自己嚇住了。每年寒暑假回鄉下，雖只是三兩天，却覺得祖母頂得可以，老要拉著他跟哥哥的手，嘮叨個沒完。怎麼也沒想到，他竟然記不得祖母的模樣，只剩些輪廓，沒有面目的影子。

回到台北，大家都沒事了，一如祖母在世的時候。

唯有興家，不同了。

那場驚嚇是個開始，興家自己也不清楚的開始，他只是不由自主鬧著耀祖，多聊些小時候在老家的片斷。耀祖記得的，其實不比興家好多少。有幾個睡前，兩兄弟作完功課和參考書的題目，看爸媽都睡了，興家偷偷跑到耀祖房裏，從爬樹、田裏邊惡作劇，說到過年裏放炮、數紅包……，一些小小的驚喜和刺激，倒也蠻好玩的，雖然他們兄弟倆，總是被人嘲笑的多，誰叫他們是城裏的小孩？鄉下童玩畢竟生疏。

幾次後，耀祖聊倦了，「你怎麼了，老說這些？從上次回來就不對勁，老問些不相干的。媽也有點注意到了，說你最近不專心，怕你功課再掉，聯考要拉警報。」

興家有點被人逮個正著的心虛，惡霸霸回了：「要你管，別以爲你考得好，老愛現。」

耀祖那兒問不出什麼，興家也不敢向父母問太多，他不想被以爲怪怪的。

興家祖父在他父親小時候就不在了，祖母成了聯繫台北和鄉下老家的唯一力量。興家無法忍受，原本在心裏面的人，一旦離開了，就什麼也沒了。甚至引起他更新的恐懼，親如父母、耀祖，會不會有一天，在忽然間就成了空白，會不會？另方面，興家又不服氣，他努力讓所有跟祖母有關的記憶鮮明起來，不可能全忘的，說什麼也不可能的呀！

縱使如此，在祖母過世後的所有儀式裏，興家也只參加了那次出殯。鄉下人很重每隔七天的「作七」，張家父母接下來的近三個月裏，總是南北奔波。興家想去，覺得在一大堆孫子曾孫裏，其實，祖母很疼他們兄弟兩個，以前沒跟她親過，祖母走了，怎麼能不去送她？但是他說不出口要請了假去。直到「百日」，興家拼著快期考了也要去。心想是最後一次，聽父母說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了。

該去的，去看看祖母，不曉得她墳上的草皮長好了沒有？

興家不敢直接說，算計夥著哥哥一塊兒壯聲勢。作「百日」的幾天前，他跟耀祖商量：

「我們跟爸說回去作「百日」，好不好？」

耀祖沒想到他有這念頭，把隨身聽裏的新浪潮音樂轉小聲點，正了正臉色：「出殯我們不是去過了？祖母走了當然誰都難過，可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呀，心意到了就好。鄉下的規距太多了，想想爸媽幾個月趕下來，有多累？何必這樣？爸爸他們一大堆兄弟姊妹，個個遠遠趕回去，請人唸經、準備祭禮，忙了大半天，才一會兒又得趕回家……」

「你算了吧，你有什麼心意？」興家知道，耀祖如果不在一條線上，希望渺茫，心裏急了，一下子就粗聲粗氣起來，繼而一想，這個樣爭取不到哥哥，連連絞腦汁，費盡力氣搬點道理出來：

「喂！阿嬤不是最疼你了嗎？每次你鬧著要獎學金，她都是手上大把大把掏，還笑滿臉，那次不和著媽：『呵！呵！只有我們阿耀最有出息。』她不是常說，當初她催著爸去算筆劃，又到廟裏求神，總算沒白費。你不慚愧啊？上了第一志願，才回去幾天，就吵著回台北露營，阿嬤隔沒兩三個月就走了，你都沒讓她多高興一會兒。」

耀祖最受不了興家一個勁兒的牛脾氣：「你的名字不也阿嬤押著爸到處求來的？主要是爸不會讓你去呀！期考到了，你多用點心，媽每次講起鄉下苦日子，還不是希望

我們用功爭氣。何必呢？需要關心的事多著——」

耀祖又緩了緩口氣：「阿嬤要有靈，也不願意你回去。」

興家眼看無望：「你——你們忘恩負義。」

耀祖再好脾氣也火了：「張興家，你，才，國，中，二，年，級，別以爲你長大了，可以教訓別人，要考慮的事多得是。」

興家在父母那邊吵了一陣，張家父母忙透了，也沒工夫理會他，只要他好好唸書，祖母會更高興，他母親還沒好氣訓了一句：「人在的時候，沒聽你說回去，阿嬤都走了，你這孩子鬧什麼彆扭？」

他父親心裏忽然有些不忍，便說：「小家，今年過年我們回去待久一點，算是對阿嬤一些心意，好不好？而且今年大家一定回去比較久，不怕沒伴常常去墳上看她，對不對？」

誰知道，今年過年，全不是這個樣。

「張興家，怎麼別人說話你愛理不理？」耀祖伸手推了興家一把，興家猛回過神，怒火一升便吵起來。

張太太先沈不住氣。提高嗓門：「唉呀——你們倆個大過年還吵……不是說無聊，要找鍾家幾個嗎？這樣子怎麼上人家家裏？」

張先生帶著權威加進來：「規距一點，算算你們多久沒去鍾叔叔家了？」

張太太興奮地截下：「聽說鍾家三個小孩，功課好得不得了，尤其唸國小那個小女孩，考試很少不拿滿分。」「還聽說不只聰明，模樣討人喜歡得很呢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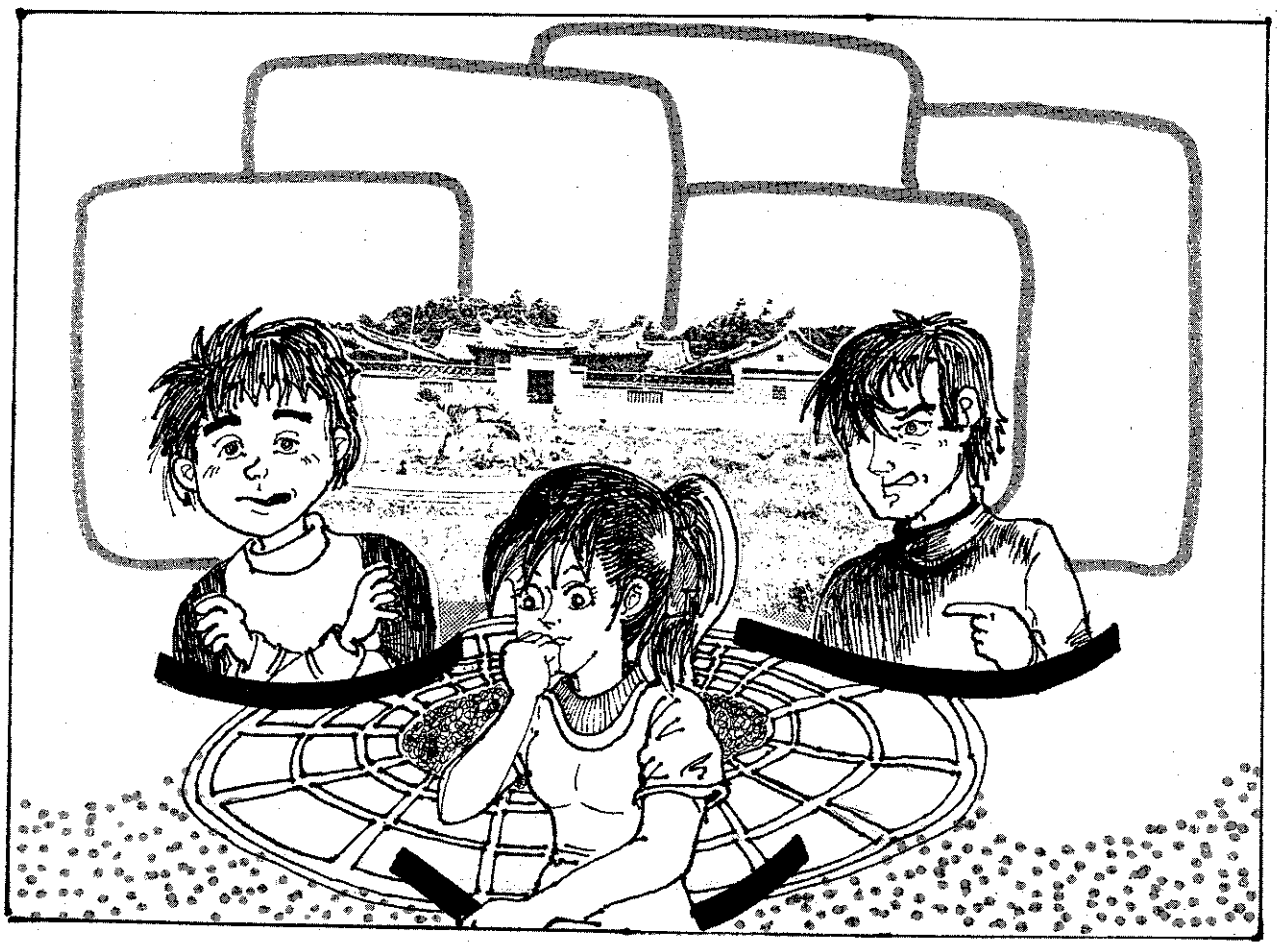
「算了，鍾永慈那個愛哭鬼，我倒還有點印象。」興家不服氣，添了個噁心的表情。

張太太一字一字敲著，深怕孩子給忘了：「人家都五年級，快國中了，趕明兒考個好高中，你要在壞學校，臉可丟大了。……學你哥哥爭氣一點。」

「拜託，又是功課。」興家說。

其實，耀祖兩兄弟跟鍾家一直沒什麼來往，要不是今年那班堂表哥全溜了，也不會巴巴地往鍾家去。他們是張家的遠親戚，一家溪頭，一家溪尾。

「鍾家以前那種風光，阿耀、小家你們想都想不到。還記得他們家那幢兩層樓吧？在光復初就有了，光復初呀——」張先生說。



耀祖興家已經息戰，兩個人望了望，聳聳肩，耀祖說：「好像是有一幢，沒什麼印象了。」

「我以爲什麼？十多層都不稀奇，哈，兩層樓。」興家作個誇張的表情。

「又不是沒跟你們說過，以前鄉下吃地瓜簽的苦日子，你想想，鍾家竟然有這個氣派。」「鍾家世代是村裏首富，雖然我們這個村子一直都很苦，他們家比起外頭富人，我想差不了的。我們張家却一直不興，從來什麼都不旺，就是人丁旺。到了我小時候更可憐……」

「哎呀，又是這個。」興家不耐煩，繞口令似緊接：「阿公得了病，你想可能是肝病，反正眼白黃、手心黃、全身都發黃。人家說躺在黑裏不吹風，營養夠，全身蓋紅紙，門口貼符，就會好了。弄得你們十多個小孩一個多月碗裏不曾有米，個個臉色也跟著黃了，只剩皮包骨。」「可是啊——阿公還是去了。」

「張興家，別打叉好不好？」耀祖說。

「誰叫爸鍾家說著說著，又回到老故事去了。」

「小家，不給你比清楚，只會說兩層樓沒什麼。」「鍾家錢比人多，孩子却一向最少。到鍾叔叔這一輩，連他只有三個小孩，把我們兄弟姊妹個個羨慕得不得了……」

「你們那個時候不是人多才好嗎？那他們鍾家好什麼？」興家問。

「我小時候常想，又沒隔多遠，怎麼沒投胎到鍾家去？人家穿卡其布制服上國民學校，我們家小孩，沒上兩天，就給叫回家幫忙種田，沒有爸爸，全家人守著一點田。那時候你屘叔只有三歲，既貪吃又愛哭，不喝米湯就哭不停，有一次你大姑姑火了，連著半個月非逼他吃蕃薯簽，他眞的連續哼上半個多月。」

張太太插進來：「小家就像你屘叔，摔。」



「你想想看，鍾家本來就吃喝不盡，才三個小孩，我們家却十二個，只有那麼點吃，可是。要下田的不能少吃，小的不能放著餓，在長的更不能缺。後來你大伯、二伯、大姑都到外頭做工做事，家裏才好了點。我跟你五伯六伯一得閒就跑到鍾家屋外張望，覺得兩層樓快捅到雲裏去了，雕花窗、洋鐵欄杆眞漂亮，光看人家鋪得平平的洋石灰地，就覺得好舒服。」

「你爸爸要不是早出去唸書，現在你們那有好日子過？」張太太也是同村的，娘家現今都散在外邊，不像張家還有老大和老四，留著經營後來擴大的田產。她小時候也是苦日子過來的，不像丈夫常提以前，倒時時惦念跟著時尚，別給淘汰了。在台北從鋼琴小提琴到英語電腦，樣樣沒讓兩兄弟缺過，嗅到點氣息便補習去，唯恐在萬頭鑽動的社會裏，孩子不如人了。

「是啊，難爲大哥，自己都有幾個小孩，還要照顧出外唸書的兄弟，大嫂每天就忙著張羅飯菜。」

「你就因爲這樣，腸胃壞了，想胖都胖不起來。」「你們爸爸就是省，總讓著那些姪子，吃飯可以不配菜。」

「我是兄弟裏最花錢的，大哥二哥供我唸到大學，其他哥哥和阿根他們三個，早就做事賺錢了。」

「有什麼辦法？他們唸不來呀！」

興家癟著嘴抗議：「媽，別老講這些好不好？說了多少次了？怎麼不煩哪！」

「小家你命好，不曉得我們怎麼長大的？」「每次叫你多做幾題就累，要是沒書可讀，看你下不下田？」張太太說。

「哎呀——連續劇不是常演？媽，時——代——不——同——了——」「大伯家的小堂哥昨天還說，反正田都是請人種的，他不想留在試驗所上班，他要去台北。要不高雄，四伯家的堂哥也想出去。說起『種田』會把班上同學笑死，什麼時代了？」

「阿嬤說的話你不是都記得?阿嬤就說過：『奇怪，現在小孩每個都不種田，會讀書的不種，不會讀書的也不種，誰來種？終有一天，大家會沒飯吃。』耀祖說。

興家一時語結，只好不甘不願回了：「少說我，你比我還不肯種，只會戴著你的隨身聽到處晃。」話沒完，興家却已經暗自疑問：

會不會有一天，出錢都請不到人種田？大家都跑了，村子變空的，像老厝現在一樣，只有大伯、四伯和伯母，年輕的全趕熱鬧去了。其實剩伯父伯母有用嗎？他們已經老了。

愈近鍾家，耀祖兄弟愈興奮。一來這下有伴了，二來都急著去看那幢華宅。

到了門口，張太太匆匆叮嚀：「記得要叫人，叫叔公叔婆、鍾叔叔……，叔婆幾年前中風了，我跟你爸爸來探過幾次，不大能動，不會說話了，倒是能聽，要叫人，別盯著人家亂看。」

鍾家圍牆內是很大的四合院，中間一大片空地，右邊廂房後面，一幢樓房突兀地探出大半個頭。

兩兄弟乍看下驚惑不已，再看看父親無奇的表情，不曉得該懷疑自己的眼睛，還是父親的眼光？

那幢樓在亮燦燦的陽光下，撐起灰撲撲的架子。

正廳堆著東西，兩兄弟跟著父母穿過些陰暗的走道，來到一間改成小廳的房間，廳裏一個歪斜坐著的老太太，鍾家母親正低頭理東西。

瞥見人來，鍾太太似乎很高興，用大得嚇人的聲音塞暄：「是你們哪——恭喜恭喜，好久沒來了，這是耀祖，嗯——興家是不是？以前廟裏遇見，才小學呢！」「坐，請坐，不好意思，永成永隆他們說無聊，吵著他爸爸去表哥家，阿公也一塊兒去了，只剩我跟婆婆……」

耀祖興家打過招呼後，臉色更黯了。

「來，吃糖、橘子，沒什麼好招待的，別客氣呀！」鍾太太一面和大人聊天，還不時撥空笑滿臉招呼小孩，很是能幹的神氣。

可是說起婆婆，她萬般無奈攤著手，聲量倒還是強悍：「今年過年，歐巴桑家裏有事，要多回幾天，我們只好待久一點了。好麻煩，走不開的。她又不肯躺在床上，白天要起來坐，大小便也得人扶她抱她，你們不知道有多累人？晚上還要陪她睡。我們都是台北住慣的，這種房子老覺得有股陰味……」

耀祖身子雖然坐得直，眼神却游來移去，就是定不住。眼光總不自覺移到乾癟枯黃的鍾老太太臉上，一觸就快快移開。腐舊的小廳裏塞滿響響的聲浪，口沫橫飛中，張家父母不好說什麼，只有陪著乾笑。耀祖眼風又飛快掃過坐一邊的鍾老太太，心裏訥悶：她不是聽得到嗎？只見她蒙上白翳的眼瞳，一潭死水一般。

興家坐在耀祖旁邊，却全沒個規矩，最初一敲一敲彈著餅盒蓋子，見母親瞄了眼後，才安靜一會兒，又撕扯桌上的橘子皮玩。他一進圍牆就滿心失望，伴兒沒尋著更沮喪。興家直盯著鍾老太太，覺得她的樣子好難看，雖然老人的臉對他而言，都是差不多，但自己祖母至少安詳福態不像眼前的鍾老太太彷彿僵的，剛開始覺得她怕人，看久了，又覺得她可憐。坐她旁邊的鍾太太手勢好大，好幾次似乎就要把她一揮掃倒。

興家手上沒停，大眼睜著打量，鍾老太太的穿着跟阿嬤很像，都是黑色寬統棉褲，開斜襟素色棉衫。差的是阿嬤梳髻，小小一個紮實地貼在腦後。興家伸肋輕碰一下耀祖，低聲說：

「打賭，叔婆的頭髮以前一定梳小包包。」

「我想是吧!?老人都是這個樣。」「幹嘛問啊？」

「不曉得，忽然想起來。」「她爲什麼剪成短的？亂怪的。」

「大概整理方便，你想，像阿嬤那麼長，誰幫她梳？」

鍾太太見兩兄弟嘀咕，分過神來，不好意思，你們特地來，永成他們却不在，等回來了，叫他們去你們那兒，好不好？」「對了，你們今年有沒有去廟裏拜拜？永慈吵著去，永成永隆又不肯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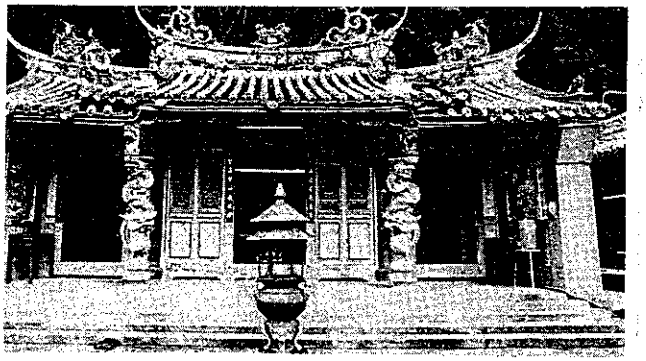
鍾太太又繼續：「煮飯最麻煩啦，公公要吃得好，婆婆要吃得爛，問公公煮些什麼？他只說照平常歐巴桑煮的就好。我怎麼曉得歐巴桑煮什麼？反正一次給一年薪水，怎麼知道她平常煮什麼？……」

興家很是煩惱，寧可騎脚踏車老遠去買串大龍炮玩，也比乾坐著聽大人說話好。他正預估鍾太太還有多久結束，聽到這段，趕快拉耀祖衣袖，壓低了聲：

「平常只有叔公叔婆，跟個歐巴桑啊？他們家會沒半個人？」

「好像是，你自己聽嘛！」

興家心裏一陣煩意，實在不願意待下去，怎麼也想不出鍾家有什麼風光？又灰又舊叫人無趣。他本來還想到後邊去看那櫻，現在，能逮著機會早早走了，就謝天謝地！



「爸，說好找鍾永成，人家不在，你們還說那麼久幹什麼？」興家說。

「你哥哥就沒說話，全是你的意見。」張太太略略掃了興家一眼，「這麼大了，剛才全沒個規矩。」

「算了吧，無聊透了。」興家說。

張先生想起什麼似地：「祖母一過世，怎麼今天就沒有人去廟裏拜拜了？」

張太太說：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拜拜麻煩得很，每年天一亮，媽就催著備好三牲素果，然後大大小小捧著托盤，籃啦，走那麼遠，就爲廟裏拜上一圈，又大大小小捧回來。」

「媽說保平安嘛。」

張家四人各自箴默，回程似乎格外顯遠，近午了，天氣懊熱不少，來時三五成群玩炮的小孩，約莫都回家等吃飯了。長長的沈默過後，興家朝他哥哥扔了一句：

「唉，還不如留在台北看電影，吃麥當勞。」

「阿耀、小家，看誰來了？」張太太外頭喊著。

耀祖慢條斯理，興家放下快吃完的午餐，一個箭步衝出屋外。門前曬穀場上，兩個人等著，身材很見營養的，是老大鍾永成，才見興家，團團臉笑了開來。老二鍾永隆很是靦顏，瘦瘦的個兒竹竿一樣，朝著興家和後來的耀祖牽了牽嘴角。興家樂歪了：

「鍾永成、鍾永隆對不對？」

說話的同時，不遠處站在張太太身旁的女生背轉身子，甜甜一笑：「我是鍾永慈。」粉撲臉頰兩朵紅雲，烏溜麻花辮上舞著兩隻黃蝴蝶，很給張家兄弟印象深刻的小女生。

「小家，看看人家鍾永慈多乖。」張太太說。

興家一下子臉紅起來，胡亂應了聲。

「永慈聰明，功課最好了，小家就是馬馬虎虎……」「哇！你們家有得緊張了，永成國三今年聯考，永隆也快了。有問題呀，儘管問耀祖哥哥。」不久，張太太進屋裏，留下五個孩子在曬穀場上。

永成永隆眞問起功課，耀祖傳授考前半年衝刺法：「數學啊，的確幾何那部分，有些要做輔助線的很難，沒先做過的話，等考試再想太慢，這部分你們要多背點題型。」「社會科分數要拿穩，這種比背的科目，只要背就有分。」「永成進度表一定要排出來，永隆數理基礎要打好……」

同是國二，鍾永隆聽得很專注，興家却興趣缺缺，見鍾永慈一旁站著，便進步走到她旁邊。

「好討厭哦，我哥他們走到那兒都講功課。」鍾永慈微微嘟著嘴，再開了口。

興家正中心意，當下掃了小男生小女生井水不犯河水的尷尬：「我哥也是，張耀祖最愛說這個了。受不了，他以爲自己是專家，老愛向人家獻什麼考前衝刺，大家還拿他當寶。」

「你那麼討厭你哥啊？」

興家斜挑了濃眉，憨憨一笑：「也不是啦，我只是不喜歡他每次都講個不停嘛！好像除了聯考，就沒有其他事情了。不過，大家眞的都覺得他很厲害，都知道他考全台北市前幾名。」「我媽總是說，我祖母能看見哥考上第一志願，至少比較欣慰……」

「才不呢，你祖母最可憐了。你哥高分上榜一傳回來，她好高興，我媽說啊——你祖母跟大家說這在以前算狀元，等你哥回來，要帶他到廟裏謝神，要辦桌請客，說了一大堆吔，可是他回來幾天就走了，你祖母好丟臉哦。人家都說：『不值，不值。』」「我覺得你祖母一定太難過了，才發心臟病的。」

「誰說？才不是呢！」興家從沒聽過這個，來不及慢慢想過，只一股火冒起來要反擊：「你們家才可憐，最可憐了，沒半個人跟你祖父祖母住，請什麼歐巴桑？你媽好兇，根本不孝順你祖母，說你祖母不是，還那麼大聲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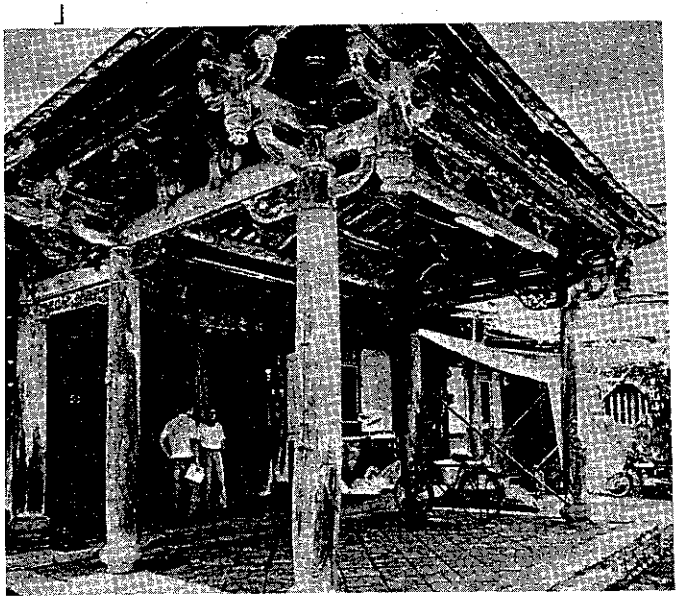
鍾永慈怒不可遏，沒有答話，興家見狀，自己一下子收了嗓門，訥訥有一句沒一句：「我只是覺得你……你祖母很……有一點可憐……也不是啦……你們幹嘛不接你祖父祖母去台北住啊？」興家一面說，一面留神永慈表情。

「這也沒辦法呀，我媽要上班，沒空照顧我祖父祖母。雖然也可以請人……我媽說一塊住會有很多事很麻煩，她說，她說很多事小孩不了解……反正我跟你說，很複雜的。」鍾永慈語氣從急促變得吞吞吐吐。興家跟她兩人對望，都是一臉心虛。

這回興家先開口：「你喜不喜歡你祖母啊？」

「當然喜歡，以前她沒生病的時候，跟我最好了，我回鄉下晚上都跟她睡，她講很多小時候的故事給我聽，說她爸爸帶她去大陸去日本玩的事情，還有她家隔壁的男生……」永慈停了好一會兒。

她緩緩又說：「不過，現在我祖母不會說話了，她中風，病在腦子裏面說話和動的地方，她永遠不會說話了……」隔了很久：「可是，我知道我祖母想說話的，只有我知道，我看她的眼睛。所以只要放假，我就回家看祖母。」



「如果你們家不帶你回來呢？」

「我就一直吵，我會哭，他們只好帶我回來。就像今年，我大哥要高中聯考，我爸說不回來，我一定要回來，最後還不是成了。長大以後，我自己回來。」

「去年，張耀祖考，我們全家就留在台北。」

「你不會吵啊？」

興家不語，其實去年過年，他沒想到這些，看電影樂著。

「張興家，你們今年有沒有到廟裏拜拜？」

「沒有啊，幹什麼？」

「想起來嘛，我祖母過年最愛拜拜，不過她生病以後，沒人肯用輪椅推那麼遠帶她去……」

「小妹，丟丟臉，愛男生。」耀祖永成永隆三人過來。永成逗永慈玩。

「照我剛才說的，按步就班做，現在就該開始，你們有帶書來讀吧？」耀祖諄諄叮嚀。

「拜託，你從那邊說到這邊。」興家說。

耀祖橫了眼：「想起些沒講完的。」

「書當然有帶，不過根本沒地方可以唸，房間都堆東西，而且到處灰塵、蜘蛛絲，有得睡就不錯了。」永成抱怨。

「你們後面那幢樓呢？」興家問。

「那裏早就不敢去了，髒得不得了，而且太舊。我爸打年輕就一直住台北了嘛，姑姑嫁了，偶而回來，也沒想到要整理，還有個叔叔在美國，什麼消息都沒有，別說整理，我祖父祖母所有開銷都是我爸負責，要請歐巴桑，我祖父心臟病每月要拿藥……」永成說。

「大哥，不要說這個嘛！小心我跟爸講。」永慈說。

「都是你，儘吵著回來，不回來歐巴桑就不會找藉口有事。」永成很惱。

「大哥，你很過分噯，我要跟爸講。」

「又怎樣？我只是想唸好書，讓大家都高興。」鍾永成經永慈這番鬧，有點下不了台，尷尬地笑了笑：「像耀祖哥哥呀……」

「少來啦，你根本不愛……」

永隆一旁乾著急，不知勸小妹還是哥哥？

「小妹……在張伯伯家懂點禮貌。」鍾永成吼。

鍾永慈覺得丟臉之至，直往外跑。恰好張太太屋裏聽聲音大了，出來探探，只見鍾永慈往外跑的背影。鍾永成陪笑說沒事，只是永慈鬧瘋扭，別管她，張太太不放心，叫耀祖興家跟了去。

四個人剛到外頭溪旁，永成便拖著永隆說暫時不回家，免得永慈回去鬧個沒完。於是，只有耀祖興家沿溪下追趕永慈。

哥兒倆趕一趕，就跟永慈併肩走了，不過永慈在氣頭上，不理人。興家一路走得瘋扭，不曉得如何逗鍾永慈樂。耀祖倒不怎麼在意小女生，隨口問：

「鍾永慈，你覺得這裏好玩嗎？」

永慈聳了聳肩：「還好啊！」

耀祖不解：「我在這裏看到的都是老人，而且大都生病，你祖父祖母不也生病嗎？你不覺得好可怕啊？」

「可是，他們是我祖父祖母嘛。」永慈不愛理會耀祖，簡短答完又拉長臉。

興家想起個主意，一股勁向永慈獻寶：「鍾永慈，我們帶你祖母去廟裏好不好？」他脹紅臉興奮地盯著永慈。

永慈亮眼睛圓張嘴，怔了幾秒，之後就前前後後圍著興家蹦跳：「帶祖母去拜拜，好棒，去拜拜……」

耀祖覺得不可思議，看著眼前兩個瘋了似的小鬼：「別胡鬧好不好？太遠了，去不了的。大人也不准你們自己去，講道理嘛……」

興家跟著追不及追的永慈往她家奔，耀祖在後頭一路嚴斥苦勸，也不過累著自己。臨到圍牆口，耀祖又箭步向前：「太遠了，就你們兩個去太危險……」

永慈燦然一笑：「又沒幹什麼，只是推祖母去拜拜嘛！」話沒停，興家又被拉往屋裏去了。

曲曲折折進得小廳，鍾老太太獨自一人坐在藤椅上，鍾太太在裏間傳來蟋蟋嚓嚓聲，永慈一臉精靈朝裏喊：

「媽，我推阿嬤出去哦！」

「去那裏啊？」鍾太太伸出個頭。

「附近啦。」永慈答。興家默契地接上：「我跟我哥陪永慈一塊兒。」

鍾太太應了應，囑聲小心後又回裏頭。永慈拉來輪椅，跟興家手忙腳亂把鍾老太太移到上頭。耀祖一旁站著。沒想到竟這麼簡單。只見永慈很是吃力，朝著他撒嬌示好：「來啦，耀祖哥哥，幫幫忙好不好嘛？」沒法子，也只有過去幫忙了。

門多檻多，出得屋來三人已經滿頭大汗。永慈歡歡喜喜，不住在她祖母耳邊說：「阿嬤，拜拜去吔。」

最初的長段路走在泥巴路上，收後餘梗的田從兩邊延伸到地平線，乾草堆一落落三兩站著，參天的椰樹排排行行，從眼前到天邊。三個孩子合力推著輪椅，上面是白髮的老太太，在午後的田間慢慢移動。

路上時有坑洞，輪椅推來很吃力，興家說：「這要是台北大馬路，多好？」

「等你長大了，蓋一條給我們走嘛！」永慈說。

興家笑了笑，視線又重新回到鍾老太太身上，打從出

門，她臉上一直都是安靜的神情，甚至不曉得，她究竟懂不懂他們在做什麼？興家想起以前祖母領著大家走這條路，在衆家人之中，祖母小小的個頭總是打得筆直，臉上嚴肅虔誠。而他總是前前後後亂跑，一心只核計紅包的收入。興家自己都搞不懂怎麼想起這個主意？似乎不只直覺鍾永慈會高興。自從祖母出殯那天後，他總是胡思亂想，覺得茫茫的，即使前些天上了墳也沒有改變。這當頭，他推著推著，竟彷彿祖母今年病了，他用輪椅送她去拜拜。興家想入迷了，偶而耀祖永慈說話大聲時，會虎地醒過來，然後，像是錯過了什麼地難過。

興家想：如果祖母沒走多好？今年他一定安份地走在祖母身邊。可是，興家又想：如果什麼都沒變，他一定也變不了，一定同張耀祖一樣急著回台北，趕精彩的春節檔電影。

路旁的住屋漸漸多起來，快到鎮裏了。隨著逐漸的熱鬧，興家愈來愈沈默，耀祖則愈來愈興奮。

「張興家，右邊點，快右邊點，前面不能過啦。這段路還是我推好。喂，小心點，旁邊有車，我來。」耀祖的情緒高漲，隨著人車漸多，益發抖擻激昂。他沈迷在熟悉的感覺裏，有如電影小說的冒險情節，在現實裏重視。他想著鍾家久久不見人的緊張驚慌，想著鍾家祖母多年的心願即將完成。然而發呆的興家和不斷對祖母講話的永慈一落入視線，耀祖實在覺得無從理解。

「我是鍾永慈，我爸爸是鍾文發，我們推祖母去廟裏。」「對呀……跟祖母去求平安……」永慈除了沿路跟祖母撒嬌，偶而遇上還認得鍾老太太的路人，憨憨嬌嬌笑著，用愉悅明朗的語調回答。耀祖興家兩兄弟都莫名其妙地被這個小女生吸引，她甜甜的，她很可愛、她蠻橫、她倔強，有時候甚至潑辣，在她們無聊之至的時候迸出來，然後，他們便莫名其妙地走在這條路上。

隨著小鎮漸遠，擲骰子、射飛鏢一些過年的熱鬧氣息亦遠。耀祖三個心裏倒鼓聲方慰，路就要走完了。當看到廟頂粧亮的神祇和紅瓦，永慈第一個跳起來歡呼：「我們到了……」

耀祖興家相互擊掌，都感到在鄉下前所未有的快樂。

興家看著永慈喜極不斷搖撼她祖母，剎那間，似乎鍾老太太的眼裏閃過光彩，興家覺得她笑了，驀然，自己祖母的影像清楚出現在眼前，她們的笑容疊在一起，幾乎一個模樣。

永慈想起要買香和金紙，又發現三個都不懂拜拜的事，他們手忙腳亂抽出紅包錢，七嘴八舌問：「三個，不，四個人要買幾包香？」「我們該從那裏先拜？」

興家說：「我記得先拜中間，再右邊，後左邊……」

永慈說：「廢話嘛，問題每邊都好多神吔。」

耀祖神秘兮兮問：「鍾永慈，你有沒有想到回家怎麼說啊？」「你媽找不到人怎麼交代啊？」

「你實在瞎操心，鍾永慈說想來就來，沒關係嘛。」

興家永慈廟裏點燃香後，跨出高高的門檻，走下長長的階梯，興家忽然一驚：「糟糕，輪椅上不去也進不去。」

他們回到鍾老太太身邊，向一起等著的耀祖提出，三個人都呆了。「遠遠來了，請人幫忙擡都要進去。」最堅持的竟是耀祖，興家永慈却舉棋不定。最後還是永慈機伶：「看祖母嘛！」

「阿嬤我們進去，好不好？」鍾老太太沒反應，良久，又問：「那我們不進去，就在外頭拜呢？」他們清楚看到鍾老太太點頭，雖然是以很小的動作。

於是，永慈握著她祖母執香的手，與耀祖興家四人齊向廟裏遙拜，感覺都難免有些不起勁。

插完香後，永慈竟然又恢復高興，她歡喜且堅持：「我覺得哦，神明一定知道我們來了，而且走很遠來呢！神明會特別保佑我們。」大家一下子被她感染，老少四人望著香火氤氳的廟裏微笑。

臨走時，永慈又有意見，她拉著兩兄弟吞吞吐吐：「我們……明年再來好不好？」興家最先附和：「好啊，一定回來。」耀祖雖然兀自沈思，也爽快同意了。興家又說：「還要找你大哥二哥，明年我們五個，不再加你阿嬤六個人，一起來……」

回程走在黃昏的豔霞下，覺得似乎格外快。耀祖已經想好說詞，足以解決鍾家所有反應。興家永慈却一路樂著，啥心思也沒有。

到得鍾家，永成永隆不曉得上那兒，混到這會兒還沒回來，鍾先生鍾老先生午飯後就出去拜年，直到現在。家裏只有鍾太太在準備晚餐。

「上那兒去了？唉，眞不容易，就今天午覺睡的最舒服……」鍾太太叨絮一如早上，興家永慈相互擠了擠眼，只有耀祖傻在一旁，似乎看部電影正值緊張，忽然停電了。

兄弟倆道別後回家，又沿溪往下走。

「今天很好玩，對不對？」興家說。

耀祖只悵悵然問：「明年你要聯考，媽會准你回來嗎？」

「反正，我一定有辦法。」耀祖笑得開心。

一九八六、八、四